



童灵剑神

上



云中雁

侠坛“阿波罗”(太阳神)。其作品以酷烈的男风倾倒时代男女，将古龙的诗情同柳残阳的杀伐作巧妙地融合。其主人公多喜在白骨如山、鲜血遍地的江湖中白衣驰马，最擅展示人生绝境中的西风落照之美；又因善以一支勾魂摄魄之笔解析男女人性中最隐秘之处，形成独特的读者群。惜乎下笔惜墨如金，作品传世不多。

云中雁书系

琼楼十二曲

烈火修罗

解语剑

孤剑红颜

圣剑双姝

龙笛玉符

铃马雄风

吹箫引凤

神剑灵童

水龙吟

双凤驭龙

骏马雕鞍

红楼玉钗

红豆闹江湖

内 容 提 要

他鲜衣怒马，潇洒英俊。却不知自己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他只朦胧地知道他叫“幻人萧史”，而他奇异的武功和“西飞神剑”更进一步做实了他幻人萧史的地位……

清溪小涧一幅世外桃源中，伴随着如仙乐般的笛声，一个没有姓名的少年同一位自称笛女的仙子碰出了纯情的火花。却在长发怪人的阻拦下，徒然定了婚约，却黯然离去……

湍江急流之中，佳人相约，怪楼之中，同满腹学问却我行我素的薛琳结下一夕之缘；酒醒人散，原来这一切遭际，却只不过是几个老魔头之间的游戏……他终于逃离了怪楼，并逐渐恢复了记忆……

夜半之中，北海鲨人身穿鲩鱼宝衣遁地而入，想偷取他身上秘图，而亲戚杨氏兄妹却因贪宝火烧客房，他杀死鲨人，夺取宝衣，惩治奸人……

为天下万千苍生计，他决定起出大西王所藏巨宝，惹来天下纷争。而他却在真正的幻人萧史帮助下，巧遇家祖，得承家传绝学，并和幻人兄弟相识，共同联手，完成了匡扶天下的大业。

他终于得同恢复了真名的笛女龙凤和谐。

目 录

第一章	人与狼	(1)
第二章	吹短笛的少女	(27)
第三章	玉簪与别离歌	(56)
第四章	纯金雕鞍	(84)
第五章	鹅湖三怪	(110)
第六章	陷 阱	(137)
第七章	大西王府	(163)
第八章	忙中闲	(189)
第九章	秘 窟	(206)
第十章	三十六粒玉珠	(228)

第十一章	温柔乡里诉衷肠	(254)
第十二章	爱之极	(279)
第十三章	洞庭湖上寻笛女	(305)
第十四章	古溪源里出奇景	(329)
第十五章	虬女情蛊	(354)
第十六章	笛女无情欲	(380)
第十七章	东海无忧岛	(405)
第十八章	风云再起	(420)
第十九章	夜半钟声	(444)
第二十章	墓圻里的缘份	(469)
第二一章	九华山	(494)
第二二章	大魔头求徒	(518)

第二三章 藏 娇 (542)

第二四章 染指西王府 (567)

第二五章 有情人终成眷属 (591)

第一章 人与狼

凉秋九月，树叶儿纷纷飘落。

山径蜿蜒，一面是白浪滔天，咆哮奔流的长江，一面是层峦叠嶂，高大阴森的“巫山十二峰”。

而在高山与大江之间，人迹罕到之处，居然会有着这样一条清晰蜿蜒的小道，不能不说是一件奇迹，路是人走出来的，而这条漫长的山径，不是野兽的足迹，也正是人们以辛劳跋涉，践踏出来的杰作啊！

那便是纤道——闻名于世的纤道，千百年来，长江岸边，无数的纤夫，一代代相传，背负着纤绳，曳引船只，逆流向上，以他们坚强的脚步，践踏出这条漫长而蜿蜒的小道，存在这江与山之间，象征着人们伟大的力量！

当金乌坠在这长江三峡之时，日落崦嵫，危峰插云，分外阴森，纤道之上，十分冷清，又山风飘拂，树叶纷落，猿鸣声声，其音悲咽，不远处有大江激荡之声，水声、风声、猿鸣，相互应和，更显得这周遭辽阔寂寞。

忽然间有“的的”之声，纤道一端，竟然有马蹄之声传来。

“的的”之声，冲破了寂静，在一切自然的水声、风声、猿鸣之中，显得十分突出。

转眼之间，两骑出现，两个都是俊逸的少年，带着兵器，顾盼不凡。

一前一后，来到近处，在后面的一个叫道：“公子！天色不早，我们得快些找住宿的地方了哩！”

前行的一位笑道：“毕封，你真傻，这周围百余里地，哪来的人家，能供我们住宿？”

毕封有点慌了！急道：“那么难道我们彻夜不停的驰马不成。天色再黑一点，马匹恐怕不是撞到山上，就是掉到江中……”

“公子”仍然好整以暇，笑道：“毕封，你大概知道这里便是巫山十二峰吧！这十二峰中，最高的一处名叫做神女峰，昔年楚襄王曾在此地遇见神女，传下了千古风流佳话。

据我所知，神女峰下，有一神女庙，便是这附近百十里地，唯一可以歇宿的地方，你我且去碰碰运气，说不定那神女见你毕封长得英俊，情愿将你比做昔年楚襄王，与你重续前缘，哈哈！那时你可是艳福不浅咧！……”

一言说毕，调转马头，离开那纤道，暮色之中，认定一座极高峰头驰去。毕封虽被小主人取笑了一阵，但想到既有神女庙可供歇宿，精神振作，连忙策骑紧紧跟随。

离开了纤道，根本就再也没有道路了，两人只在山丘、树林、池沼之间，策马奔驰，所幸胯下的两马，都是良驹，蹿山越岭，尚能支持不倒。

奔驰了一阵，那座高高的山峰，看起来还是那么远，仿佛这一阵子是白走了的一样。毕封心中失望，问道：“公子，那神女庙到底还有多远呀？”

他的小主人安慰他道：“别忙，你必须耐着性儿，须知此去，是要会见巫山神女，神女可是不喜欢性急的人，如你这般，管保她不喜欢，那你就一辈子讨不到老婆了，可不是就大大地不妙……”

往日里，毕封是欣赏小主人的风趣的，但今日却不然，他们主仆两个出川，因为三峡最近一连沉了好几只大船，水枯礁露，滩多险急，所以这一阵子，简直没有船只敢于开行，主仆两人雇不到船，

没奈何，四川真是个绝地，水路一不通，人就行不得，人总不能像鸟一样的飞呀！也亏得他小主人想出这妙着，走旱路，走上这条旅客们从来不试的纤道上来。

更糟的是，眼见今日天色已晚，连个住处都找不着，小主人的风趣话儿，毕封可是毫不感兴趣，什么神女，神女不就是妓女吗？嘿！就算她美如天仙，但妓女总还是妓女，我毕封堂堂侠义中人，岂肯与她们去打交道。

沉思之中，他的小主人忽然在前面说道：“毕封，你嗅着什么气味没有？”

毕封用力一嗅，大声叫道：“是狼味！”马上伸手，急自暗器囊中，掏出一把暗器在手。

瞬息之间，两人前面，已出现了狼踪，为数不多，不过十数只，此时都眨着明亮而凶残的眼睛，眈眈注视着这马上的主仆两人。

马行缓下，前行的主人喝声：“打！”主仆两人，暗器电射而出。

一左一右，使的都是漫天花雨的手法，登时一片惨嗥之声扬起，惊得两马“唏聿聿”昂首狂嘶，人立起来。

主人急急用力攥住缰绳，问道：“毕封，你看清了没有？是不是都死了，千万不要有一头漏网，稍停勾来大队狼群，那就糟了！”

毕封环视，群狼不死即伤，横倒一地，应道：“大概没有漏网的！”话一出口，他却禁不住心虚，刚才只顾勒住惊马，究竟有没有伤狼逃走，他可是没有把握，也不曾看得清楚。

小主人显然听出他的心虚，叹口气道：“走吧！快到那神女庙去！”

催马疾行，奔了一阵，空气之中，分明有点异样的气息传来，而且渐渐加浓。

两骑忽地停下，此时已可看到，四方八面，有那灰色的狼背，潮水似地涌向两人而来。

两人相对互望一眼，毕封忍不住心中震惊，无奈地说道：“真

多!”

“呛”地一声，小主人掣出腰间长剑，在阴暗的暮昏周遭，青光一闪！

他简短而坚决地发令：“毕封，你我先用暗器，后用兵刃，无论如何，定要冲到那边的林中，然后爬上高树……”

用手一指不远处的一座森林：“但暗器不能用完，务必要留着点，还有马匹，当然是只好牺牲，小心莫被它颠下来，一有不对，赶紧跃起，反正狼群为数绝多，我们正可利用狼背跳跃前进……”

随即他的声音低沉下来，分明是这位身怀绝技的少年公子，也已察觉凶多吉少，此时黯然说道：“只是……狼性机警狡猾，千万要多多注意！”

毕封虽然年岁不过二十左右，但随着小主人出生入死，大小恶战，不计其数，养成了他悍勇性格，他可是从未与狼交战，此时高声答应一声，自马上抽出了他的独门兵器“青铜幡”在手，紧张等待。

狼群如潮涌至，四方八面，为数已在千头开外，小主人长剑一挥，一声“冲！”紧勒着的缰绳陡然间一放，两骑如箭弹出。

同时马上人暗器出手，惨嚎之声大作，马蹄过处，恶狼倒下。

但那些饿狼，嗅着了血腥味，凶性更发，悍不畏死，争先恐后，猛冲上来，登时两马都被咬中，扑倒地上，小主人高叫：“弃马！”长剑划起，飞身跃出险地，跃至狼背之上，使憎爱分明绝顶轻功，飞跃前进。

毕封扬幡，紧紧跟随，狼群争吃死马，凶戾之气，稍稍一缓，就在这空隙之间，年轻的主仆两人，把握机会，足点狼背纵跃逃命。

那狼群翻翻滚滚，何止千万，两人聚精会神，兵器向下，迅速起落，在狼群背上纵跃，有那机警凶悍的大狼，跃起相扑，长剑、铜幡立刻招呼到它们的要害之上。

瞬息之间，逃离险地，来到林间，两人选择了一株绝高大树，猛升而上。

喘息未定，一瞥树下，那无数凶狼，已经追踪来到，在树下团团围住。

群狼咆哮，有那凶猛的，直跃上树来，但因这树绝大绝高，两人藏身在树梢巅头，狼群再利害，也扑不上来，空自在树下咆哮跳跃，无可奈何！

毕封大乐，笑着叫道：“好极了！好极了！我们也不须去找什么神女庙了，这树梢上舒服，且就在这里睡上一觉再说。”

正要准备放翻身軀，就在树梢头酣眠一宵，忽又发现，狼群之中，又有了新的花样。

只见这些悍狼，实是狡黠无比，此时竟用“叠罗汉”的方法，越叠越高，待要上树来吞噬两人。

毕封这一吓，睡意全消，喃喃称奇：“我生平只见过江湖卖艺的会叠罗汉，可没料到狼群也会这一套！”主仆两人，手执兵器，小心等待，只等那狼群们叠罗汉叠得差不多时，倏地长剑、铜幡一齐出手，猛击那最顶上的一狼，惨嚎声中，立即了账，而下面层层叠叠，阶梯似的群狼，立即坍倒溃散。

毕封与他的小主人，以逸待劳，好整以暇，打击群狼，得心应手，毕封的一支“青铜幡”，独门兵刃，沉重无比，横扫出手，被击中的凶狼立即脑浆迸裂，惨号倒地，它的同伴们立即上来撕咬竞食，转瞬之间，吃得一千二净，使得树上两人见了心惊。

所幸狼群用的这套办法，不算高明，费尽力气，叠得够高时，立足未稳，最上面的一个立即丧命，下面各层跟着溃散，群狼们试了几次，死了七八头健狼，知道没用，停止再试。

夜幕降临，这些凶悍狼群，可真是极有耐心，兀自守在树下不去，树梢上的主仆两人疲乏无比，轮流守望，就在树梢之上，小睡休息。

直到漫漫长夜过尽，曙色黎明，东方日出，毕封揉着惺忪睡眼醒来，发现小主人按剑监视，树下林中，四围仍是黑压压的一片，狼

群数目，总在千头开外，一夜相持，兀自不肯退去。

毕封苦笑道：“这些畜牲真有耐心！”想起困守此处，迟早将变成它们腹中之物，禁不住一阵哆嗦，有点不寒而栗。

等了一会，树下群狼，忽然纷纷起立，让出一条通道来，此时奇事发生，只见约莫有二十多头大狼，每头狼的背上，背负着一头较小的狼，整整齐齐，来至两人藏身的树旁，昂首观察。

毕封不知就里，奇道：“噢！这是什么东西？”

他的小主人立在一旁解释道：“毕封，你没听说过‘狼狈为奸’这话吗？这狼背上的，就是‘狈’了，据说狼的前脚长，后脚短，狈的前脚短，后脚长，狼狈在一起，配合行动，方能发挥最大效能。

其实不然，狈也是狼的一种，分别是它们的体力不如狼，但智力却有过的，是以一狼一狈，二恶并济时，更是可怕……”

毕封大感兴趣，笑道：“原来狈是狼的军师，如今狼群奈何我们不得，且看他们请了军师来又如何？”

一言甫毕，只见那狼狈们退下，仿佛是已有了决定，一种新的战术开始，群狼排成一线，猛冲过来，第一头狼，向着树干猛咬一口。

小主人瞿然惊道：“狈军师果然厉害，亏它想得出这绝计，树干虽粗，但也绝挡不住群狼咬啮！毕封，我们快快准备，要在这树倒下之前，赶紧跳到别的树上去！”

毕封不敢怠慢，两人紧张注意，当树干被咬啮中断，倒下之际，梢头刚好够得到另一棵大树，两人双双跃起，上树躲避。

而狼群们嗅觉灵敏无经，立即又转移目标，仍用那老法子，排成一线，横冲过来，咬啮两人新获的枝栖。

主仆两人急急商议着，小主人道：“不好，这林中高大的树不多，若是再被它们咬断四五棵，我们可是连藏身的地方都没有了……”

眼见那狼群实是厉害，此时竟然懂得未雨绸缪之理，狼群之

中，分批啃咬林中高树，准备彻底消除两人的藏身去处。

两人骇然注视，毕封道：“公子！说不得了，我们快逃吧！”

小主人点头同意，仍知奇险无比，姑且一试，就在大树甫断，林中乱哄哄地闹成一片之时，主仆两人冒险跃起，认定方向，拔脚飞奔。

狼群们立刻衔尾追来，两人头也不敢回，使展毕生轻功，没命飞奔，一面舞起兵器，护住自己身躯。

百忙之中，奔了没多远，毕封忽然大叫一声，扑地倒下，他的小主人回头一瞥，大惊失色，急忙飞跃来救。

只见毕封的左腿，鲜血涔涔，分明是已经被恶狼咬中，此时落地不起，兀自以一支青铜幡，挥舞护体，惨嗥声中，在他四周，恶狼一头头倒下。

看见主人来到，毕封奋起神威，青铜幡猛挥，厉声叫道：“公子，你快不要管我！快快逃走，有我在此抵挡一阵！”

他的主人哪里肯听，怒叱一声：“胡说！”长剑一卷，身形宛如鹰隼似的飞起，就地下捞起毕封，挟在肋下，一手荡剑，拣那狼群较少的一方，突围冲出。

但那狼群越聚越多，杀不胜杀，这位年轻公子，虽然是功力卓绝，但他此时，带着毕封偌大的身躯，可是十分不便，纵跃渐渐迟滞，但他仍然咬牙支持，夺力冲杀，三尺青锋起处，狼群不死即伤，鲜血溅满了这位少年公子的满身。

而在他的肋下，毕封连连高叫：“公子，你这是何必！徒然同归于尽，叫我毕封怎能心安，快快放下我这累赘，公子你千金之体，前途远大，怎能如此冒险……”

眼见他的小主人毫不理睬，仍然努力突围，挟着他挥剑砍杀，喘息之声，渐渐重浊。

毕封心中悲伤，挣扎着要摆脱小主人，但少年公子天生神力，将他挟得牢牢的毫不放松，毕封一急，可就说他小主人最最不愿

意听的话来了：“公子，你忘了老爷与夫人吗？忘了你的责任吗？若是你如此糊涂，为了我毕封牺牲，不说我毕封死不瞑目，就是老爷与夫人，九泉之下，又岂能安眠？”

这一言，想来正触着了少年公子的痛心之处，大叱一声：“住口！”小主人的声音，已见凄惶。

倏地这位青年侠士，奋起余力，挟着忠仆，长剑翻飞，双足纵跃，一口气自十余头大狼背上起落跃过。

来到一处高坡，这里似是一处天然的咽喉孔道似的，高坡两旁，荆棘丛生，中间仅可容一两人通过，两人逃到此处，稍稍得获喘息。

少年公子精疲力竭，放下毕封，大大喘息，毕封忍住腿上伤痛，踞守着这一处通道入口，手中青铜幡起落上下，专击冲过来的狼头，登时狼群尸体，在这狭隘通道口上，堆成了一座肉墙，群狼凶焰，为之一挫。

毕封旧话重提，叫道：“天幸遇到了这一处险地，我虽受伤，但一定还可以死守半个时辰以上，公子爷你快快逃生去吧！有我在此挡着……你……你快走吧！……”

少年公子此时无意间向那高坡之后一瞥，不禁叫道：“毕封，你看，那是什么？”

手指处，只见远处，隐隐出现一座高大楼房，阳光中闪烁着绿光，分明不假，那确是一幢楼房，一幢美观宏丽的绿色大楼。

少年公子如同在梦寐之中，喃喃自语：“真是奇事，真是奇迹，在这荒山之中，狼群出没之地，竟会有这种高楼出现，唉！莫不是我筋疲力竭，眼力昏花，这不是真的，只是一种幻景……”

在他身旁，毕封的青铜幡“笃”地一声，敲碎了一颗狼头，惨嗥声歇，他急急说道：“公子，你快走吧！那不是幻象，是真的，我也看到了，必是老爷、夫人英灵垂佑，使得公子爷你绝处逢生，你还犹豫什么？快走吧！唉……”

又是“嗷”的一声，青铜幡展处，尖端刺进了一只恶狼的巨头，那头恶狼余势未衰，顺着青铜幡一挑之势，直攒到少年公子身边，“叭”的倒毙地上。

少年公子欢愉叫道：“毕封，我们有救了！快！你让我背着你，我们向那座高楼逃……”

毕封霍地转身，苦笑道：“公子爷，你看我这样子，还能活吗？”

少年公子惊见，就在这片刻之间，由他独力据守狭隘通道，虽然群狼不能越雷池一步，但这位忠仆又已经受伤两处。

左肩一处，伤可见骨，右胯一处，鲜血淋漓。

连同原先腿上的一处，共有三处重伤，这位少年忠仆的浑身上下，宛如血人一般，少年公子情知，这等伤势即使能侥幸脱险，也决不能够再活多久。

一瞥之下，心中悲痛，凄然叫道：“毕封……”

毕封扬幡，又击死了一头大狼，可是他的身子却剧烈地摇晃了一阵，伤痛使他不支，他已不能再挣扎多久时间了。

这位忠仆此时努力地稳住身形，厉声喝道：“公子，你还不快走，我毕封余力将尽，你若再迟一步，两人势必同归于尽……”

顿了一顿，毕封的声音和缓下来道：“公子，不要使我失望，更不能使老爷、夫人失望，你快走吧！”

少年公子黯然低头，唤道：“毕封，你多多保重……我……我……”

万千感激、悲痛，梗塞喉头，再也说不出话来。

此时群狼再度发动猛攻，毕封大夺神威，屹立通道，青铜幡急速起落，冲上前来的狼群，头颅破裂，尸横一地，狼嗥之声，此起彼落只听得他大叫：“来啊！来啊！来试试我毕封的青铜幡，好！死了一个，再来一个，哈！又是一个……”

少年公子悲声呼唤：“毕封！”这位忠仆，酣斗之中，理也不理。

小主人只得含着一眶眼泪，长剑一擦，奋起全力，飞身向那座